

# 孫逸仙的孝行與待人

莊政

編者按：本誌迭接國外讀者及外籍人士來函建議，希望刊登中國近代名人的孝行故事，以供傳閱。本誌特邀請名作家莊政教授撰寫「孫逸仙的孝行與待人」以饗國內外讀者。

英人康德黎博士盛讚國父孫逸仙博士：「沒有勢力、金錢、或組織革命的訓練……，他會是一個被棄者，遠離家園，時而逃避於甲國，時而逃避於乙國，全宇宙似乎沒有他的立足地……，因為在任何國家之下，他得不著安定，雖至天涯海角，將近二十年間，他無時不感覺到一種殘酷的死亡，迫在眉睫。」誠然，中山先生於清季在海外倡導革命，以生命作賭注，歷經險阻與艱辛。他以一介書生，無錢無勢，當年奔走革命時際，成敗與否尚屬未知數，而海內外無數的革命青年皆心甘情願地追隨他、服從他，甚至犧牲身家性命，義無反顧，在所不辭，何以臻此？實因其偉大的人格與風範，足以折服羣倫，有以致之。宜乎吳稚暉先生盛讚中山先生「品格自然偉大，度量自然寬宏，精神自然專一，研究自然精博。」偉大、寬宏、專一、精博，已是很不容易

的了，而一切出於「自然」，尤屬難能可貴。

談到中山先生的嘉言懿行，大有一部廿四史無從說起之感。宮崎寅藏慨云：「孫逸仙之為人，志趣清潔，心地光明，現今東西洋殆無其人焉。這是一位長久與之相處的日本人發自心田的真情實話。本文僅就中山先生孝慈之親情、用人大公無私、生活節儉樸實、愛民親民風範、重守信誓精神等趣聞軼事，概舉實例，以資印證。

## 至性孝行至足感人

中山先生力主恢復我國固有道德，忠孝乃諸德目之首要。談到「忠」字，所謂盡己為忠，先生乃黨國的創建者，忠於革命、忠於祖國；談到「孝」字，但看從何角度來衡量：若以「善事父母者」——盡心盡力侍奉雙親，他因畢生醉心於學，又長年奔走革命，但為追求高遠的理想，殊少與雙親團聚，似難列舉出很多其盡孝的具體事實。然若把孝的涵義擴大，把孝的境界提高，他的確做到了「大孝尊親」與「移孝作忠」，且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俱足稱述，無愧於立身行道，揚名顯親。

先生幼即聰慧，深受祖母鍾愛，她頗善講勸兒童的故事，對其人格發展自有影響。他四歲時，祖母逝世，已知哀慟。家人以其禪齡，抱之送殯，弗欲；負以綳帶，弗從，終於隨衆步行。此事雖小，足以喻大。

其父達成公家雖不豐，而厚人薄己，待友誠摯，曾養一友人十八年之久，從無德色。先生及長，輕財重義，頗具父風，其來有自。一八八七年多，老父病篤，先生就讀香港西醫書院，聞訊後旋返里，侍父於病榻前，親奉湯藥，服侍備至。長兄德彰公自檀香山歸，不幸次年二月，達成公病逝。嗣於乙未廣州之役失敗，遂即亡命海外。次年春，寄居檀島，與母親及家人歡聚，未幾，復奔走革命，倫敦蒙難後，續度其流亡生活。及庚子年，義和拳亂起於北方，黨人以有機可乘，遂有大規模的惠州之役。他於策劃之餘，頗思趁機探視久別之老母，乃由黨人設計：先生先着陳少白寬鄧耀，耀為革命同志，在香港充華人偵探長。他僱一小火輪，先接先生安歇。另在海邊借空樓一座，並與同志約定暗號：若遇清吏會偵捕人時，白晝則舉竹灑衣，作旗式為

號；夜間則拜神燒元寶爲號。佈置粗定，先生  
 老母及家屬與同志等，遂得過船相見。

一九〇四年初，先生加盟檀香山致公堂，  
 與保皇會論戰之餘，特往茂宜島牧場，謁見母親  
 及長兄等，闊別多年，闔家團聚，略盡孝忱，旋  
 又赴美，詎料與母一別竟成永訣。一九一〇年四  
 月上旬，先生接香港電，知母病重，灼焦萬分  
 遂由黨人急籌港幣千元匯去；同月下旬，因在美  
 進行籌款大舉，無法遠行，乃函促侄孫昌（  
 德彰公之獨子）回國奉侍，函云：「茲附來五百  
 元匯票一張，藉作汝全家渡海回國之用，此際叔  
 已盡其全力所能及。汝接此信後，應即動身勿延  
 因祖母病危，日夕盼汝等返國，俾得在死前一  
 晤也。事應趕緊，無使祖母、汝父及叔失望爲要  
 」。同年七月，母氏病逝九龍，先生方自星洲  
 赴檳城，未得親視含殮，引爲終身遺憾。特作悼  
 念詩一首，聊抒梟魚之痛：「孝子之心，百年不  
 足，乃爲國家，天涯海角，生不視喪，死不憑棺  
 ，雖非我故，我則何安！」一片純孝，躍然紙上  
 ，文情並茂，至足感人！

### 哲嗣孫科饒有父風

中山先生與哲嗣孫科博士俱屬現代中國的歷  
 史人物。由於血統的遺傳、政統的衍續與道統的  
 承烈，父子頗多相同處：他們自幼皆生長在艱苦  
 的環境中，所受啓蒙教育都是中國古老式的；少  
 年時都曾一再當過工讀生，半工半讀，自力更生  
 ；均曾飽受西式教育的薰陶，並獲著名大學的高  
 級學位；在政壇上皆曾位居要津，獨當一面，領

導羣倫，功在黨國，政績斐然；他倆均好學深思  
 學識淵博；勤儉樸實，不蓄私財；頗嗜遊歷，  
 見聞甚廣；作風平民化，毫無官僚氣。當然，在  
 某些方面，「雖在父兄，不能以福子弟。」他們  
 父子也有若干異同，性屬細節，可以不論。

民國肇建，中山先生被舉爲臨時大總統，  
 孫科奉召回國，隨侍母親及兩妹赴南京與父團聚  
 。先生辭職讓袁後，攜子女等抵武昌，遊覽首  
 義勝地。他自乙未廣州首義敗後，即亡命海外，  
 奔走革命，一別羊城十七年，粵人俱欲瞻仰風采  
 。是年五月，先生攜子女返里。七月，孫科偕  
 兩妹以公費赴美留學，途經檀香山，與堂表妹陳  
 淑英女士結婚。

中山先生天生好學，喜歡買書，祇要有重要  
 的新書出版，則設法購買，且將看過的書，寄給  
 孫科閱讀，這在他讀中學時已經開始。孫科所著  
 「八十述略」中云：

「我在求學的時候，功課已十分緊迫，加上  
 辦報和演講等工作，一天到晚，忙個不停，但是  
 先父不時從各地寄來一大包一大包的書籍要我閱  
 讀。如果他在南洋一帶旅行，寄來的幾乎全是我  
 國的線裝書，到了歐美，便寄英文的各種名著來  
 ，像「通鑑紀事本末」、「讀通鑑註」、「進步  
 與貧困」、「互助論」、「達爾文遊記」、「物  
 種由來」、「麵包的征服」及「莎士比亞全集」  
 等，都是我在那一時期曾經讀過的書。記得我所  
 收到的書中，也有不少關於各種思想和主義的著  
 作，但是沒有一本是馬克斯和恩格斯這一類人所  
 寫的。這可證明先父對於他們의 思想和主義並不

贊成，所以也不讓我去研究。」

孫科對這些書很感興趣，研讀頗有心得。他  
 在加州大學四年中，主修文科，兼習理科，又選  
 修法政等科，留心研究哲理，並參加民間政黨活  
 動。民國五年五月，獲加大文學士。八月，入哥  
 倫比亞大學研究院，主修政治、經濟及理財學。  
 翌年，膺理學碩士，頗思繼續深造，一因學費不  
 繼，再則國內需才孔急，乃偕蔣夢麟同輪東歸。  
 時 中山先生任大元帥，恢復約法，裁定內亂。  
 孫科奉派非律賓宣慰僑胞，並籌捐款。

民國八年七月廿六日，中山先生函示孫科

說：

「父近日熱病初愈，今已起手著書，或於數  
 月後可成一書也。兒有暇當從事於譯書、讀書，  
 或從事於實地考察，種種學問，切勿空過時光。  
 蓋出學堂之後，乃爲求學之始也。林子超先生回  
 粵，父交他帶回新購之書十本，若汝有此種書，  
 便可將重覆者寄回上海，以便交回書店也。父近  
 日由日本洋書店定購數種日新書，現尚未收到，  
 倘收到時當再寄一書目付汝。汝要看何種，可由  
 郵局轉換寄來。汝日前與我之宗教破產一書，殊  
 爲可觀，父自讀 Dr. Whites War of Science and  
 Theology 之後，此書算爲超絕也，其學問考  
 據，比 White 氏有過之無不及，父看過後已交  
 孫夫人看，彼看完再傳之他人也。近日父得閱一  
 書爲 Cell Intelligence the Cause of Evolution  
 其思想爲極新，駕乎時學者之上，待孫夫人  
 看完，我當寄來汝，汝可譯之，亦可開中國學者  
 之眼界也。」

同年八月十二日，中山先生又致孫科一信，略云：

明日葉夏聲先生回粵，交託他帶回西書八本，皆父已過目，或從前重寶者，中有一本 *Government by All People* 父甚欲你譯之，有暇可速從事，因中國極需此種之知識也。

以上三信，所言者皆在讀書，先生愛子之切，督教之嚴，期望之殷，仁慈備至。而孫科敏而好學，博覽羣書，學識非常淵博，頗具乃父之風。

### 對胞兄不假以公器

中山先生於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時，其兄德彰公深受感動，慨願傾家相助。對其創始革命，無論在精神與物質方面，均曾大力支持。廣州首義失敗後，楊太夫人率家屬抵檀香山，與德彰公同住，負擔一切生活費用，得使先生全力從事革命運動，而無後顧之憂。德彰公本為實業家，因迭次輸財，捐獻革命經費，一共高達七十五萬美金有奇，以致傾家蕩產，由巨富而變赤貧。後來遷居香港，寄人籬下，以耕牧餬口。一九一〇年春，楊太夫人病篤，德彰公經濟拮据，及歿，無以下葬，先生聞訊後急籌港幣千元匯去。

一九一〇年黨人策動廣州新軍之役，事先德彰公設法密製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百餘幅，是役倪映典率軍起義所持軍旗，即其一也。嗣其在九龍一帶，結交會黨，從者日衆，當地政府乃下驅逐令，不得已，潛赴廣州。當時為避清吏，易名「黃鎮東」，仍舊暗中與黨人連絡，共謀義舉。

以處境貧困，濶自由觀以小款資助，其為革命犧牲奉獻，竟至如此。辛亥革命成功，廣州旋告光復。各界議舉德彰公為粵督者夥，其忠厚性成，頗為所動。先生知其不適政治，力勸勿預衆事，息影林泉，以娛暮景。乃函勸阻云「粵中有議舉兄為都督，弟以為政治非兄所熟習，兄實直過人，一入政界，將有相欺以其方者。未登舞台，則衆人屬望，稍有失策，怨亦隨至。為大局計，兄宜專就所長，專注一事，如安置民軍，辦理實業之類，而不必當此大任。且聞有欲用強力脅迫他人以舉兄者，以此造因，必無良果，尤不可不避也。」德彰公對革命貢獻良多，以上所舉，不過犖犖大者。民國肇建，政府為崇德報功，對有功於革命建國者，皆曾藉勳行賞，德彰公倘受適當位置，當之無愧。惟先生深知從政非其所長，獨排衆議，力加勸阻，其公私分明，大公無私之精神，令人由衷折服！

### 不以公職位置老友

一八九〇年，先生廿五歲，肄業於香港西醫書院，與陳少白、尤列、楊鶴齡等朝夕相處，喜談革命。鶴齡為其小同鄉，亦翠亨村人，生於澳門，家世富有，詠諧不羈，與先生結識最早。其先世遺業楊耀記商號設香港歌賦街，獨闢一樓，良朋聚集。「四大寇」不談革命無以為歡。

一八九五年二月，興中會總機關設於香港，鶴齡參與其事，嗣即塾居澳門，對革命無所貢獻。優遊歲月，晚景寂苦，無計治生，曾函先生，請予位置，時其賦閒居港，治學甚勤，閉門著書，

「孫文學說」甫告出版，此民國八年五月廿七日事也。楊鶴齡上先生求職信云：「自我公乙未舉事以來，身思為公用，望之數十年矣……弟平素不善治生，上下無交，竟成廢棄，彌為自惜。今在國家多事之秋，如弟之宗旨不變，誠實可靠，若用作奔走，作為心膂，趙充國所謂無如老臣者，弟亦云然矣。」先生坦誠批覆，略云：

「此間現尚無事可辦，故閉戶著書；倘他日時局轉機，有用人之地，必不忘故人也。」民國九年，鶴齡再度上書求職稱：「近觀大局，知已大有轉機，廣東三千萬同胞，日日望公解決，非復如前歲之情況矣。老夫親此，大有雄心，極欲服勞民國。若得追隨左右，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始謀於我，而收效豈可無我乎？嗟呼！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想我公必不使四皓永匿南山，二老長居東海也。」先生與鶴齡早年共謀革命，情誼素篤，誠所謂生死患難之交，然對其急功好利，頗不以為然。因批示云：「眞革命黨，志在國家，必不屑於升官發財，彼能升官發財者，悉屬偽革命黨，此又何足為怪？現無事可辦，無所用於長才！」詞意不免凌厲，然句句都是肺腑之言。揆諸其策劃廣州首義時，慨讓會長子楊衢雲；民國肇建，復讓大總統子袁世凱，其淡泊名利之精神，一若如是。雖說如此，先生宅心寬厚，並非拒人千里之外，絕情之流可比。他對汲汲於功名利祿者，時予嚴厲譴責，決不將國家之名器當作禮物似的輕易送人。可是他一向與人為善，不念舊惡。何況他與鶴齡並無芥蒂。民國十二年二月，自港抵粵，設大元帥府，四月四日即辭

酌情況，派任楊為港澳特務調查員，以償其服務之願，而未助於其功利之心。

### 不念舊惡寬厚待人

民國十年五月，先生在廣州任非常大總統時，外甥程炳坤自海外返穗，音見謀職。以其僅擅長縫紉，而未學政治，且無實際經驗，不允所請。交副官馬湘轉囑馬超俊，助其在廣州大南門區開一裁縫店，聊資維生而已。

讓我們再舉幾個 先生用人大公無私的故事

——乙廣州首義前，黨人集會香港，公推先生為會長（President），即起義後革命政府的總統。楊衢雲欲當此職，先生慨然相讓，並說服黨人，終於改選楊氏。嗣因楊分配武器不公，指揮失靈，未始非敗因之一。及其逃至日本，表示悔意，先生不究既往，推誠相助。後來清廷招降黨人，衢雲意欲先從，再待機而革命。先生深不以爲然，囑人將其來函焚化，以存厚道。

——乙歐洲同盟會成立時，湯漪銘等曾宣誓入會，後又反悔，竊取黨人宣誓文件於先生皮包內，交清駐法使節，希圖將功折罪。先生在南京就任大總統後，以需才孔亟，特派湯為海軍次長，確能不計前惡，量才適任。

——丁末日本受清廷壓力，暗勸 先生離境，行前款宴，並贈川資。章炳麟等以未經會內議決，又欲索款不得，竟無情抨擊，送予毀謗。民國成立，先生提名章為教育總長，參議院未通

過，聘為樞密顧問；民國六年，先生開府廣州，特任其為祕書長。

——先生於民元就任大總統後，鄧廷鏗欲見求職，左右以鄧某乃誘挾 先生倫敦蒙難之「主兇」，恨之入骨，欲捕治罪，先生以吠犬相逐，各爲其主，不給他差事就是，放他走好了。

——粵軍首領陳炯明久受 先生培植與倚重，然存帝王思想，又甘受列強慫恿，利欲薰心，罔顧道義。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晚，率騎兵悍將砲擊觀音山總統府。先生在部屬強力挾持下出走，而夫人於逃難途中，極度驚恐疲憊，竟至小產，健康受到嚴重損傷。先生避居永豐軍艦，時值酷暑，燥熱異常，如坐火坑，每以罐頭充飢而已。在四面砲火環攻之際，猶能鎮坐讀書，其從容沉着，有如此者。最不幸的，是他那最寶貴的心血結晶——三民主義原稿，竟於頃刻之間，焚於叛軍砲火。是可忍孰不可忍，後來雖曾討伐，基於國法，不可不行。及陳失敗，要想重收覆水，但他祇要陳寫悔過書就算了，對方執迷不悟，先生亦未深究，仍給他留了一條生路。

——丙午萍醴之役，日本各報稱 先生爲叛徒，黨人聞後非常氣憤，走訴 先生，他微笑答云：「常人毀譽，無足輕重。吾黨行事，一本義理，雖毀何傷。我們革命的目標既定，務使達到而後已，天下後世，自有定評。」其後民國成立，清帝退位，先生自動讓總統予袁，時人稱譽，不以爲榮；及袁稱帝，背叛民國，先生力主討伐，黨人意見分歧，卒告失敗，紛紛乞命海外

，國人異口同聲詆罵，先生不以爲辱，務求重整革命紀律，貫徹救國主張。

### 生活簡樸平民本色

中山先生出身寒微，自始至終不改平民本色；在日常生活方面，數十年來，依然如我。他的食量有限，喜吃青菜、水果和魚類，不烟不酒，粗茶淡飯，溫飽而已。他在民前亡命日本，經濟最拮据時，曾以蕃薯充飢；在廣州開府，當大元帥時，曾跟部屬一起吃稀飯，就鹹蘿蔔乾兒；在上海整居期間，全家每天菜錢爲數幾錢。某天，請同鄉唐紹儀吃飯，特別燉了一隻鷄加菜，吃完了後，客人仍在等着，以爲還有菜來，先生睹狀坦云：「菜就是這些了。」客主相顧而笑。

先生衣着一向整潔、樸素，不重質料，惟求適體而已。平常喜着燈心絨衣褲、帆布鞋；當大總統後，還常着那一套。一天，大門警衛擋駕，誤以爲是二人，當他掏出了「孫文」的名片，始得通行。

他爲了革命，到處宣傳、籌款，生平所經手的錢不計其數，但他從來不治私產。在上海莫利哀路廿九號那棟兩層樓的房子，還是加拿大華僑集資捐贈的。但爲籌措革命經費，曾一再質押，嗣又贖回。在南京當大總統時，與祕書長胡漢民共住一室。他在廣州土敏土廠開府時，以走廊作書房兼辦公用，家事悉由夫人操持，未僱一個傭工。

民國十三年，每周自土敏土廠前往高師學堂，演講三民主義，起初陪同從人員服用三式汽



國民五年孫中山先生偕夫人及東京與日本友人合影，後排左為廖仲凱，右為戴傳賢。

### 雅好讀書助人為樂

他公暇最好讀書，常說：「我一日不讀書，一日不能生活。」醉心向學，從不懈怠。所讀書籍皆攸關國計民生，並把讀過的書，分送夫人、哲嗣及重要同志。他經常閱覽農學等書刊，及各種地圖。偶爾與友伴下象棋，但求消遣，不計輸贏。運動則以打槌球，散步為主。

清季國勢衰弱，民生凋敝，但當時一個總督的月薪等於一萬五千個士的餉錢。現今中共一個高幹的特灶，等於二百卅五個人民的配給米。而先生開府廣州時，不分職級，一律月薪二十元。他在民國二年亡命東京時，住在一間六席無窗的學生臥室中，每月遣人向日籍朋友和

田福信四百元充飽。睡成如此，其本在竟若何堅如金石。

茲舉數則 先生在海外困境中苦鬥的故事：——自一九〇二年十二月至次年七月底，在此七個多月中，先生幾乎都在越南。據陳少白云：當時 先生住在河內一法人的三等旅舍，可見其時經濟困窘，實則其一向自奉甚簡而能厚人薄己，足見性情使然。

車代步，後為省卅元之的車資，親率部屬自河南乘船到東堤，然後步行到達目的地。

——一九〇五年初夏，先生再度到日本，下榻橫濱，時而攜帶皮箱至宮崎寅藏家中，把狹小的只有六個榻榻米的房間，充作臨時的「事務所」。當時宮崎之妻曾暗中典當衣物，換來現金，去買衣料，為他做了兩件浴衣，他非常珍愛這種象徵友情的衣物。事隔五載，再遊日本，還是穿着，致使宮崎夫人驚喜萬分。她說：「孫先生是位非常節省和樸素的人，他之一直穿着那兩件浴衣，就是它的明證。」又慨然云：「一生貧困是中國革命家之常，孫先生既窮，我們也窮，因此為了要給遠來的賓客洗塵，想燒洗澡水，我們竟連煤炭和劈柴也沒有。不得已，用小兒們從隔壁空房子檢來的木片燒熱水給 孫先生和他的哥哥洗澡。」她復引 孫先生底話：「我的家人在夏威夷也正流着眼淚跟窮苦搏鬥中。家人之能够打勝眼淚，意味着革命之將成功。凡是從事於革命運動的人，都得戰勝眼淚。」

宮崎寅藏原為日本外務省派往中國調查會黨的，後來因受 中山先生革命精神感召，却變成了他忠實的同志。一九一一年四月一日，先生在加拿大宣傳革命時，聽說宮崎貧病交迫，即籌款托人轉送，函中略云：「近聞先生貧而病，弟

心殊為感，然客途無力，愛莫能助也，故久缺音問，今僅奉寄日銀百元，託橫濱永新祥商店林清泉君代交，祈為察收，知杯水莫能濟事，不過聊表區區而已，幸為愛照。弟近日遍遊加拿大，所到頗蒙華僑之歡迎，不日當能大達目的也，可為告慰。」

——中山先生當年為籌革命資金，至其用途多涉機密，實不便向所有黨員一一公布。以致有人不免懷疑他假公濟私，生活奢侈，以小人之心地度君子之腹。追隨他革命多年的宮崎寅藏了解最清楚，所撰「孫逸仙其仁如天」文中云：「若是為了幫助窮苦的朋友們，或為達到革命的目的，孫先生是相當敢用錢的，但他自己的生活，却非常簡單而樸素，既不喝酒，不玩女人，更不花不必要的錢。有電車的地方，他一定坐電車；而就是要坐小包車，也是算得很精，從不隨便亂花。並且，不管天氣怎樣，他經常帶着大衣和洋傘走路，這樣，萬一下雨，他還是一樣可以去任何地方。」

——一九一〇年二月十日（陰曆大年正月初一），中山先生抵舊金山，發表革命演說，聽眾咸表振奮。是時由同志照料，寄寓粵東旅館，因廉價設備差，空氣光線雖足，可是房間狹小，僅容牀鋪、桌椅而已。他攜帶的行李很簡單，常自洗內衣褲，身為革命領袖，自奉儉約若此。

——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廿八日，先生自錫蘭科倫波輾轉抵達巴黎，會晤張繼、王寵惠、伍朝樞等，同至咖啡館談話，嗣乃約同先生下榻之盧屋飯店。先生云：「到歐美各國，須住大

飯店，以便與當地政界人士接洽。大飯店之最高層，房金便宜，接客則在客廳也。」

### 是思想家兼實行家

古今中外的革命家約可分為兩種：有的著書立說，開風氣之先；有的登高一呼，萬眾景從。以上能做到任何一點，已經很不容易，要想兼而有之，其事尤難。中山先生不但是一個學貫中西的思想家，還是一個領導革命的實行家。研究他的學術思想，「民」字具有特殊意義。他發明的主義叫「三民主義」，誠如所云：「三民主義是為人民而設，是為人民求幸福的。」他所創建的國家叫「中華民國」；所創立的政黨稱「中國國民黨」；「此民字之意義，為僕研究十餘年之結果而得之者。……二十世紀之國當含有創制之精神。」他倡導「國民革命」、「革命民權」、「全民政治」、「民生哲學」、「民生史觀」等，實因「三民主義皆本於民」。

研究偉人的思想，必先了解其家世：香山縣翠亨村，依山臨海，風景秀麗，地質饒劣，出產不豐。先生之父達成公係一貧苦農屨，除租田兩畝耕種外，一無所有，為生活所迫，自二十歲至三十歲十年間，均在澳門外國鞋舖里幫過工，嗣又學習裁縫，薄有積蓄，始返故里，續積蓄業，並任更夫，年卅三歲，始與楊氏夫人結婚，在當時言，已是晚婚了。先生兩位胞叔，亦因生活所迫，遠至海外作苦力維生。先生之父母恩愛彌篤，生育三男三女，食指浩繁，勉能餬口。先生七歲就讀私塾，課餘參加勞動，隨姊步西上

山打柴，撈豬鬃以餵豬。稍長，下田除草、排水、放牛；有時跟隨外公駕艇出海取蚝。凡此種種，誠如他革命時自稱：「生而為貧困之農家子」，「早知稼穡之艱難」。幼年的家境對人影響深遠，祇有出身清寒的子弟才具有同情並支助與其同棲出身人們的情懷。

### 平易近人接近民眾

讓我們列舉幾個實例，證明先生平易近人的愛民風範：

——他與平民在一起，從來不擺官架子，沒有官僚脾氣。他做了大總統後，華僑仍可當面直呼其名——孫文。而他不以為忤，依舊親切招待他們。華僑們偶有爭議，在大庭廣眾面前，可以放抬炮，而他處之泰然。讓他們心中有話，和盤托出。他的一切舉措都是公而無私，國爾忘家的。

——先生久居廣州，很多市民都認識他，當他步行街頭，總不免引起市民跑來觀看。某天，一個貧窮骯髒的小孩，連褲子都沒穿，跑到他跟前轉來轉去。衛士憤怒，竟一把將小孩推開。先生忽變顏色，回到大元帥府，即喚那衛士來，訓他一番：「你為什麼要推開那個孩子，他雖然窮，沒有褲子穿，但是他同我們一樣，也是人。我們對於窮人，應該特別關心！」

——先生平易近人，喜歡接近羣眾。他常說：「我不是段祺瑞，什麼人都可以見我。」他時常親切地接見穿短衣的工人，捲起褲管的農民，青年學生代表等，這些人見他似乎特別容易。他

傳說：「民衆的力量偉大啊！」

——先生在廣州大本營時，一天，忽聽有人叫喊，就派副官馮湘去察看究竟。原來是捉住了一個年輕的間諜嫌疑犯，正在加以刑訊。旋即囑人把他帶到辦公室，單獨與之懇談；嗣又告誡承審者不得刑求，違者嚴辦不貸。那個由北洋軍閥派來的間諜深受感動，從此棄暗投明，效忠革命，成爲忠貞不二的中山信徒了。

——革命政府在廣州時，表面擁着西南半壁



民國十三年孫中山先生與李烈鈞、戴傳賢等合影。

江山，實則其實力所及，殆不過羊城一隅耳。西南軍閥包括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等，蹂躪地方，橫行無忌，先生極爲痛心，曾欲以頭撞牆，幸經部屬極力阻止。嗣卽下令廣州各軍移駐郊外，藉收安定地方，避免軍民摩擦之效。

### 中共竄改歷史真相

綜上所述，無論就家世、生活、作風等各方面來看，他不但是個平民，而且是十足的貧民出身，這是事實，沒有人能加以否認的。唯獨中共竟稱先生爲「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且將一時的「聯俄容共」政策，改

爲「聯俄承馬列主義，可謂萬變不離其宗。馬克斯便將社會演進分成：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產階級社會、新共產社會五個階段，至於是否合乎歷史發展與社會演進的事實，一概不管。中共既以無產階級自居，旨在臻於新共產社會，在它的上邊要找回個「資產階級」作過渡，祇有這樣，才符合其理論。於是擅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帽子，硬往久已作古的中山先生頭上套，被視爲其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奏」，這無形中等於削減了他領導革命的應有地位。殊不知假如資產階級本諸同情心，走羣衆路線，而傾向無產階級革命，猶且可說；以無產階級（如以中共尺度衡量，先生貧寒出身，正是典型的無產階級）來創導資產階級革命，衡情度理，誰會相信？

### 舉行宣誓重視信義

中山先生畢生醉心向學，生平著述甚多，獨將所創知難行易的哲理巨著命名爲「孫文學說」，足見他是何等地注重國民的心理建設；而當衆宣誓正是心理建設非常重要的環節。他早年從事革命組黨時，即曾親撰誓辭，率衆鄭重宣誓，定爲入黨時的必要條件。其後誓辭的內涵隨着革命宗旨與對象的不同而有所損益，但此項深具革命傳統的規章，却一直保持到現今，未嘗或變。先生在演講民族主義時，特別強調中國人最講信義，往往說一句比日本人立字的憑據都有信用，所謂一言九鼎、一諾千金，無非形容人言爲

信，誠於中而形於外，語文正是心聲的代表。因此，古今中外對宣誓都很重視，如我國尚書，有陽誓、牧誓，相傳迄今，仍被誦讀。西洋人士基於宗教信仰，凡入其國籍者或就職典禮，例有宣誓之舉。做為一個向重倫理道德的文化大國之中華民族，尤重信誓。諺云：「大丈夫一言既出，驕馬難追。」姑以我國絕大多數的市井小民來說，祇要對天（神）發誓，無論如何定非還願不可，那怕終身不娶不嫁，吃一輩的素，說到做到，決不反悔。此雖細事，見微知著，益證此一偉大民族情操之高潔，史實早已為人類提供了太多的例證。中山先生特重恢復這種固有的民族道德，他深感中國人口雖多，但不夠團結，等於一盤散沙。若欲糾合羣力，萬眾一心，首須從方寸之地做起，而宣誓乃是正心誠意的開端，從而達到修、齊、治、平的境地。易言之，即借此形式而為自己的信用提出保證，這是人類一個「心靈王國」的建立，非常重要。先生有鑒於此，民國元年就任臨時大總統時，率先舉行宣誓，當時中樞文武官吏皆一律仿照行之，這項優良的傳統，一直傳留到今天，仍為政府各界所永矢咸遵。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廿四日，先生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與會者二十餘人。他宣稱革命事業必先矢志犧牲，決非尋常的結社祇要署名附和可比，所以規定凡入會者，首須鄭重發誓，絕無例外。並率先倡行，將左手置於開卷的聖經上，高舉右手，懇祈上天明鑒，爰照誓約宣稱：「聯盟人某省某縣人某某，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衆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鑒察。」繼由各入會

同志一一宣誓。次年二月，興中會香港總會成立，誓辭大致與前相同，惟將「恢復中國」易為「恢復中華」，一字之別而已。

宣誓不過是利那間事，可是無論在任何艱辛險阻的危局困境中，始終堅守誓約，數十年如一日，却非易事，先生足以當之。一九〇二年抄，他自日本經香港，轉赴安南河內，結識華僑黃隆生等，納其入會，誓詞改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直至同盟會成立，誓詞一仍舊慣，未曾或改。惟於一九一〇年二月廿七日，先生在舊金山成立同盟會分會，為擴大同盟會誓辭，將其改為「廢滅韃虜清朝，創立中華民國，實行三民主義」。同年七月十九日，他自新加坡赴庇能，為適應革命需要，切實整頓會務，重訂分會總章，並照美洲及檀香山同盟會先例，改良盟書。其主要內容為「廢滅韃虜清朝，創立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揆其涵義適足代表三民主義，較前誓辭合乎邏輯。

### 推功讓能誓約為先

民國元年元旦，先生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宣誓詞云：「顛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

以忠於國，為民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僅以此誓於國民。」次日，即電袁世凱，表明讓位態度，不過對方仍表疑惑，乃再發電云：「文不忍南北戰爭，生靈塗炭，故於讓和之舉，並不反對。」倘由君之力，

不勞戰爭，達國民之志願……推功讓能，自是公論。文承各省推舉，誓詞具在，區區此心，天日鑒之。」逾四十日後，清帝退位，先生遂即向參議院辭職，並舉袁氏自代，咨文情懇詞切，以總統喻公僕，在當時言，尤富深意。旋袁當選，先生即通電各省，重申讓賢誓言，唯提出條件之一，袁氏必須於就職時，宣誓服膺共和，永絕帝制。當時大家咸以但憑一紙空洞的誓辭，對袁何能發揮約束力量，深表懷疑，均不重視，然先生十分堅持，終為袁所接受。蓋其就職首任臨時大總統時，曾當眾宣誓，有例在先，久宜持續。而況袁氏向為清廷臣僕，於今既主張共和，惟有以信誓保證之。後來他公然背叛民國，帝制自為，竟與就職誓辭前後矛盾，無以自解。不但黨人不齒其所為，以此為討伐之正大理由，就連他家養已久的部屬亦以失信於國人，而弄得眾叛親離的了。這時大家才景悟到宣誓竟是如此的重要。

民國三年六月廿三日，中華革命黨在東京舉行選舉大會，鑒於討袁失敗，必先重整黨紀。先生被推為總理，就職時鄭重宣誓再度革命，規定入黨者必須親書誓約。他當眾加盟，並自蓋手印。親書誓約略云：

「為救中國危亡，拯生民困苦，願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統率同志，再舉革命，務達民權民生主義，並創造五權憲法，使政治修明，民生樂利，措國基於鞏固，維護世界之和平。……茲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貳心，甘受極刑……」大氣磅礴，義正辭嚴，讀來令人為之震然。